

东 征

大约11月中旬，上面宣布，抗大各大队加上陕北公学、青训班组成一、二两个分校，分别开赴晋东南与晋察冀两敌后抗日根据地。我所在的洛川大队属于一分校，11月底或12月初开始行动。第一站是先到洛川与延安还隔着甘泉县的鄜县（今富县）集中，全校动员。出发的前几天，我到洛川城去了一趟，卖掉并非必需之物的怀表，添置鞋袜。大街上许多门面突然变成了收购、囤积旧货的店铺。大小皮箱、各色夏季外衣、西服皮鞋、搪瓷盆、暖水瓶等等，堆满屋里屋外。它们都是抗大同学行军不需要、也带不走的東西。换不了几文钱，有的等于白送。女同胞的绸料衣裙等心爱物品如今也弃之如敝屣了。热闹的旧货市场，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知识分子们准备上前线的一般心态。

鄜县这个地名我早就有印象，不知为什么。后来回忆起来，那是从杜甫的《月夜》、《北征》两首诗上知道的。《月夜》开头两句是“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北征》那篇名作上有“鄜寺”和家庭贫困生活的描写。鄜县城里地方狭窄，国民党的县政府在南北正街东侧的山坡上，我

们这个队借宿街道两侧民房，与东山坡相对。门前有一片被刚下的雪覆盖的坑坑洼洼的荒地，夹杂一些破旧的建筑物。一分校东迁动员大会，就在这片雪地上举行。副校长罗瑞卿、军委参谋长滕代远讲话，内容不外是讲抗战形势、晋东南根据地的状况、学校东迁的意义等。男女同学中有本来是夫妻的，有正在谈恋爱的。他们和她们最关心的是能否都编组在同一个地区的分校，不要天各一方。讲话人一一作了回答，大家也就安心了。动员大会以后很快就往延安方向行军，准备从那里渡黄河。

郟县集中，已经宣布一分校正副校长是何长工、周纯全。他们都没有在动员大会上讲话，可能不在郟县。何长工是我的家乡华容革命老前辈，也还可以算是我的小学老师。在入抗大时，我并不知道他留法勤工俭学的经历，也不知道他是朱毛井冈山会师的联系人等等。但1925至1927年大革命时，他在家乡的有些事迹，却给我这个十来岁的孩子留下了不混的记忆。那时他名何坤，是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先叫团防局长）兼“县立高等小学堂”校长（后来校长由他的老师罗喜闻担任）。我正上小学。语文课不再念私塾里的“子曰学而时习之”，改念新课本的“狗，大狗，小狗。大狗叫，小狗跳，叫一叫，跳两跳”一类的课文。我以为这似乎是他的规定。我家住在县城北门街上。北门是城里由陆路往北乡或西乡的惟一通道，也是官府杀人把被杀者绑赴河滩刑场的必经之路。暑天一个傍晚，门口过军队，人数特别多，全副武装。第三天上

午，我提着两个小木桶，去河里挑水。这是暑假的家务劳动，可以节省每天买水的几个铜板。相识的孩子急忙告知，东门码头有新奇的事，赶紧去看看。东门码头是停泊船只最多的地方，有些人聚集在那里。我们走近一看，只见平时夜间悬挂灯笼的大木杆上挂着一个人头。颜色灰暗，形状狰狞。大人們的谈话讲出了事情的原委。北洋军阀吴佩孚的军队在湖南与革命北伐军交战溃败，其中一支经过华容往北撤退。他们的一个团停留在县城西边四五十华里的梅田湖。欺压百姓，想大捞一把再走。前天晚上何坤率领自卫军远距离奔袭，拂晓冲入梅田湖，把敌军全团缴械，杀掉它的团长，凯旋而归。这里挂的就是北洋军团长阎希贤的人头。这是我亲眼见的。大革命失败，何坤出走。国民党的县长抓到何的妻子连同他不满两岁的孩子一起杀在北门外的河滩上。那时被杀的人要在脊背插上“验明正身”的“标志”。孩子不懂事，拿着“标志”在手里玩。这是我听亲眼得见的邻居说的。后来不知从什么渠道听说何是红军军长，与彭德怀一道两次攻打长沙，一次攻下长沙，不久又撤出来了。并且听说他是赞成“立三路线”、主张攻打大城市的，是否如此，不得而知。副校长周纯全这个名字陌生。但稍后也听说他并非等闲人物。他在这以后并未指挥军队作战。五十年代授的是上将军衔。

洛川大队现在已经改成一分校一大队。12月中旬，一大队驻扎在延长背面约二十华里的山村待命。校长何长工一行住在延安城里。我觉得应该去看看这位家乡老校

长、也是新校长的前辈。华容这时相继来到抗大的共六人，并且编在邻队。他们中有前面提到的贺某，有何老的叔伯侄子、现在的离休空军正师级干部何定一。他们与我相约一同前往。何老在延长邻街一所普通住所里，与我们这群不相识的同乡青年人热情见面。他略问了我们一点情况，开头就说，蒋介石不抗日？当年我们打下长沙，马上直取武汉，蒋介石那时脚跟不稳，早就不得不抗日了，哪能等到今天！他回顾了一些往事。湖南“马日事变”，何键的军队杀到华容。大革命中的积极分子，一夜之间变成了要捕杀的“暴徒”——最初还不叫“匪”。他是华容最大的“暴徒”。农民自卫军实力有限，他带领20人，每人一支驳壳枪，转移到调关（即调弦口）。那里很快也不能存身。他遣散士兵，只身跑到汉口。要去江西，没有路费。国民党一支军队正要从武汉开往江西剿共，他投人里面当兵。到江西找到毛主席，毛主席给他70元“小洋”，要他去广州一带寻找朱总司令和他的部队。打开长沙的时候，在华容惨杀他妻儿的国民党县长被红军抓获。他对那个县长说，今天本来应该枪毙你。但我们是干革命，不是要报私仇。现在就放你，走吧！然后对我们这些同乡学生说，你们毕业以后可以就在八路军工作，也可以回家乡去工作。你们还“不红”，不像我“太红”。谁也想不到我们这些“不红”的六个人中，后来有三人因为在战场上被打散等原因回到了华容，不是被加上“汉奸”罪名杀头、关进监狱，就是逃跑了，没有实现他们上抗大的初衷。中

午，他留我们在天寒地冻的院子围着一个碾盘吃了一顿饭。一多半小米，少许大米，菜是水煮土豆。这是抗大上下共同的生活，也是八路军共同的生活。

1939年1月初，全校渡黄河。一大队夜间行军，大雪纷飞。北风呼啸，面如刀割。拉下帽檐，竖起棉袄衣领，嘴里呼出的热气在眉毛上结起冰渣。深灰色的军装变成半白，更难辨认黑暗中蠕动的人影。雪地寻找猎物的狼群，跟随我们并行，忽前忽后，相距不过几米。第二天上午到达延水黄河渡口，大家啃干粮大饼，等着过河。渡船又宽又短，像个厚实陈旧的长方浅底木箱。也许这是由于以前只见过南方的渡船，少见多怪。我顿时想起了不知什么时候知道的《圣经》上的“诺亚方舟”。三四十人，坐得密密麻麻，不敢稍微挪动。船舷高出水面怕只有十几公分，靠近船沿的人倘若垂下胳膊，就可以把手伸进水中。河宽约三四百米，上游大块浮冰顺流而下，随时有撞上渡船的可能。上了东岸，是山西永和县境只见一片荒滩的“永和关”。天气已经放晴，也没有敌机骚扰。渡过黄河，我们就过了这次行军中的头一道天险。由永和一路东行，将要在介休、灵石间通过日军同蒲路封锁线。同蒲路这一段紧靠汾河。日军沿线修筑碉堡，封锁严密。过路当天傍晚，各大队集中到吕梁山东侧一处高地上。全校六千人，这是头一次汇合到一起。大家精神振奋，站在各自的队列里，只等一声令下，开始行动。队伍里有人说，昨天延安发出两个明码电报，中国大军将分路过同蒲路，意思是让敌人

不敢轻动，此事确否不得而知。从后来走的路程可以估计出，这个高地距同蒲路大概也就是十多华里。队长迅速传达命令，说明注意事项：行进中各人必须紧跟前面的人，不能拉开距离。绝对禁止说话，携带枪支的不能走火。凡有命令要低声迅速传递。南面二十华里是敌军据点灵石县城。东面远处高山上有火光，那是抗日根据地。万一被打散了，就往火光的方向跑。过封锁线是在敌人碉堡脚下，要急行军前进。我们的掩护部队就在附近，与敌人发生交火，自己也不要乱。临时有人伤病，同学们要互相帮助，不能让一个人掉队。队长传达完，天黑下来了，东边远处火点增多。校长何长工在队列中简短讲话，要求大家服从命令听指挥，胜利完成行军任务，宣布出发。我们的中队先是走在一条小路上，没有很久，就上了一条由北往南，从高地往下行的宽阔大路。速度越来越快，由小跑变成猛跑。这条大路明白是指向灵石县城方向的。我不免感到奇怪。忽然后面急促传来命令：走错了，向后转。我猜想问题是出在前面不远的一位近视眼同学身上。果然如此，前队变后队，我成了往回翻的至少一二百人中最末尾的几个。又是上坡，又是跑步冲刺，上气不接下气。我们赶上队伍，这时影绰看出路上站有带白色标志的标兵。谁也默不做声，各自插进快速行进的行列就紧跟着走。仍然是由高处往下，不过多半是山间地头。不时有骑马的经身边驰过。从前面一人接一人低声往后传达命令：“紧跟、快走”，“快走、紧跟”。旧小说上描写的“马衔辔，人疾

走”，在这里是活生生的场面。汾河不宽，冰冻结实。冰上铺有麦草或秫秸，自然是来自掩护部队的安排与当地群众的协助。上了河岸，从一个涵洞穿过铁路。再往东，经过一处似乎是悬崖的地方上山。这里大概就是敌人碉堡脚下。不见灯火，一派死寂。上山以后继续是快速行走。过了很大一阵，突然后面传来激烈的步枪机枪声。我们已经翻越山巅，曲折走向东面下坡了。不久传来消息，说枪声是我们的掩护部队与敌人交火。全校都过了封锁线。后来知道，担任这次掩护的是八路军陈士榘支队。50年代，陈授上将军衔，担任过工程兵司令。

半夜过后，全校在介休静升镇宿营。我们中队清点人数，一个不缺。出发不久近视同志引起的麻烦是把后面的行军序列部分搅乱了，但并未造成其他影响，也就根本无人提及。人数如此众多的徒手部队，在敌人鼻子底下穿过严密的封锁线，安然无恙，足见上面经过了仔细计划安排，指挥有方。但这是要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才能办到的。这个条件是有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存在，有人民群众的支持。日本侵略军尽管利用汉奸伪军作鹰犬，它也是孤立在中国人的包围之中的。这个基本事实绝对不是它对中国人民灭绝人性的屠杀、种种阴险欺骗所能够改变的。

第二天天没有大亮，从狭长平坦地的静升镇出发上绵山。预计全程约一百华里。我们一大队走在最前面，翻过山去以后不能有村庄就住下，要给后面的部队留下宿营地，所以路程就远些。绵山这个地名可以说是老相识了。

《左传》上介之推隐居绵山，晋文公为逼他出来放火烧山，终被焚死。幼年读私塾，这是要背诵的文字。又传说，晋文公为悼念介之推，规定清明节前一天禁止举火做饭，中国于是就有了传统的“寒食节”。先是缓坡上行，山路越来越陡，雪也更深。大家一路走，一路抓雪吃干粮，维持体力。大约十二点稍过，到达了要翻越的最高点。风大，空气稀薄。事先上面通知过，在山顶不能停留，以前有人坐下休息冻死了。两天以后，我们到达沁县郭道镇，休息三天。从行军以来，洗澡、换衣全都谈不上了。这时别人说生了虱子，我自信没有。谁知一检查，棉裤内衣上蠢蠢乱爬。“虱多不痒，债多不愁”，不由得你不信。我们班住的是一个旅店大房间。燃起两堆煤火，热烘烘的，借口大锅，各人把棉衣、被子拆开，又洗又煮，来了一次卫生小扫除。再走四五天，就到了距八路军前方总部不远的屯留、潞城间的故县、放漳等村庄。同学中有把这次行军叫做东征的，这些村庄就是我们东征的预定目的地。后来知道，抗大迁来以前，八路军前方总部一度就住在故县，这里也是后来上党战役刘邓指挥部所在地。

太行、太岳两山脉中间，以长治为中心的上党盆地，是山西最富饶的地区之一。记不得是哪位山西知名人士说过，不要小看了上党，历史上它出过五个皇帝。那是指五代梁、唐、晋、汉、周的朱温、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和郭威。他们或者占领过长治，或者是在此地发迹，利用当地人、财资源，拥兵自雄，然后建立起以开封为中心的

军阀小朝廷的。毛泽东也说，太行、太岳、中条山中间的上党区是个脚盆，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大家都去抢。他们的话都是说明上党是个富庶的地方。我自陕北一路走来，从人烟稠密、房屋建筑多半坚实整齐也明显感觉到了这一点。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前方总部先后设在上党盆地，和盆地倚为东面屏障的南北连绵千里，巍峨重叠的太行山上，是由军事斗争造成的，也是与上党的特定环境条件分不开的。

上年4、5月，朱德、彭德怀担任指挥八路军、国民党军七个半师和山西新军决死队共约十万人的第二战区东路军正副总指挥，打退了日军多路围攻，收复广大失地。抗大一分校来到的时候，上党区有十几个完整的县在抗日军队掌握之下。八路军和共产党员领导的决死队是其中的主要力量。太行山东面的河北地区，国民党势力与共产党、八路军已经发生摩擦冲突。上党地区形势还保持稳定。我一次偶然地对国民党军队高桂滋军部的短暂访问，可以作为这种稳定形势的小小注脚。我一个远方本家刘牖夫多年与高在北方共事，这时是高军副军长。驻地以太岳山下的安泽县北平镇。我们的行军到达目的地故村，一切安排停当，离春节大约还有十来天。华容来的几个同学见面，都说手里一文莫名，希望我能够以同乡和本家的身份，去找刘牖夫打秋风，或许有点帮助。向队长、指导员请假，他们说不能作主。我同贺某去找何校长。与在延安的情形不同了，何与副校长住在一座很深的院子里。经过

三道岗哨才进到最里面的北房。我们说明来意，何毫不迟疑地表示同意。他说朱总司令现在是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高部归朱总司令指挥。你们去，他们不会把你们怎么样。又说，我与刘庸夫没有见过面，但谁都知道谁。我写封信给你们带去，也可以做做统一战线工作。他提笔即时写了一封三四页的长信。我们徒手轻装，第二天出发。路上逢大雪。第五天上午就到了安泽北平镇。碰巧接待我们的军政治部主任也是华容人，姓张。他立即请我们参加军政治部要员们的过年聚餐，并指定坐在首席上。这当然是看的八路军的面子。并说副军长眼下在西安，我可以给他发个电报。我们表示不多扰了，明天就回去。张挽留我们住一天，过大年初一再走。初一晚上我们去辞行，他取来托带给何校长的三条湖南腊肉，一封回信。又拿出十元法币，是给我们的回程盘缠。我们往返十二天，回到队里销假。十元法币怎么处理的记不清楚了。农民过年相当热闹，村里一座场面不小的戏台，接连唱达奚山西梆子，中间也插进抗日宣传节目，红红火火。人们表现出对抗日前途充满信心，情绪高昂，也准备迎接新的更严重的斗争。当时上党地区的形势和景象，外观上就是这样。

学校恢复上课，重点转人军事教育，加上一些时事报告。军事教员讲的内容很快就忘光了，只记得讲八路军打伏击战取胜提到的响堂铺、香城固等地名。它们是我后来工作和多次往返的地方。朱总司令讲军事学理论，韦国清讲战术。朱老总坐在大院向阳、面前搁张条案的板凳上，

对大几百人讲话，费劲可想而知。中间休息十几分钟，同学们蜂拥而上，递上笔记本要求签名，直到宣布继续讲课。当时我并不知道他的确切年龄，觉得老人太疲劳了，我坐在前排，也没有加进去挤。最后一次课间休息，短暂间他一个人坐在板凳上，我递上小本说：“总司令”，他写了“坚持抗战”四个字。那个小本在后来一次敌人大扫荡被围中连同其它文件，埋在一片麦田了。杨尚昆、彭德怀的报告似乎不专是对抗大学生讲的，地点在距故漳相当远的北方局所在村庄。那次报告主要是彭讲他与国民党河北省主席鹿钟麟关于河北问题的谈判。进入6月份，开始了毕业的种种准备。定在“七·七”三周年举行隆重的毕业典礼，全校检阅。不用说，检阅者首先将是朱、彭总司令。全体学员几次在故县、故漳间一块河滩地上操练、演习受阅队形、仪式。学校宣传部门号召同学们编节目、写文作画，向毕业庆典献礼，并纪念“七·七”。我把酝酿了一阵的叙述这次行军的几首诗，加个《东征口号》小題，写出来贴在“救亡室”（队文化俱乐部）壁报上。有人传抄。我们邻班当过中学校长、人极斯文的老班长，写得一笔合格人流的隶书。“救亡室”负责人请他分首写成大字条幅，裱糊起来，送往毕业筹备单位。《东征口号》缺少诗意，但不失为这一段战斗生活的纪实。四首全文如下：

(一)

神州谁敢总横行？落日卢沟大起兵。

南度君臣棋乱局，北望烽火海扬尘。

延安城重中兴府，八路军扬汉将名。
如火旌旗向前指，长征歌罢又东征。

(二)

冰满戎衣雪满头，军行千里出奇谋。
前锋踊跃趋延水，大队从容发鄜州。
祖逖中流奋击楫，孟明东渡誓焚舟。
永和道上丹青手，正画虾王泣楚囚。

(三)

帷幄运筹听总官，书生报国寸心丹。
吕梁料敌晨增灶，汾水迎人夜渡关。
马骤尘飞星变色，枪持令紧雀无譖。
奇兵忽见从天降，惊倒倭奴壁上观。

(四)

长驱上党众怀烈，百里绵峰一日驰。
画角昂昂朝食早，铁衣赳赳枕投迟。
扬眉合唱大刀曲，沥胆行吟破斧诗。
儿女英雄多不贱，燕山射猎共相期。

“七·七”前三天全校放假，队里伙房喂的两头猪也宰了会餐。一位同学告知：你的诗作挂在检阅主席台上，一眼就看见了。6月31日我去校部访问熟人，未遇。看见土筑的主席台搭有苇席顶棚三面围壁，题词、贺幛等琳琅满目，《口号》也在其中。但有的红绿纸幅已经撕开大口，随风飘荡，无人过问。直到下午，也不见明天检阅的动静。八点钟左右，忽然通知紧急集合，队长简短宣布，日

军七路围攻上党，上级命令，学校立即转移。明天早晨提前开饭，三点出发。现在大家回去准备，抓紧休息。不动声息的快速行军，于是取代了预计要在几个钟头以后举行的庄严热烈的一次阅兵。